

迦楼罗火翼

著

少华

绘

上海人民出版社

雪之下

燃犀奇谈

- 春之獠牙
- 虚舟
- 曼珠沙华的黄昏
- 青指甲
- 石榴馆
- 春眠之庭
- 夜光杯
- 七槐灯

雪之下

燃犀奇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犀奇谈. 雪之下/迦楼罗火翼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08-08640-1

I. 燃… II. 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0398 号

世纪文学出品

责任编辑 邵 敏

特约编辑 任余红

封面装帧 周 影

燃犀奇谈·雪之下

迦楼罗火翼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4 插页 9 字数 217,000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640-1/I·691

定价 26.00 元



“别看了！别再回头看她了，火翼！”

“可是冰鳍……那家大门口的新娘子好可怜啊，不能帮她进门去吗？”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她身上穿的红嫁衣是哪朝哪代的了——那种‘东西’，是可以随便引到别人家里去的吗？”

“可是这新娘子肯定是想见自己一直在等待的人一面，才迟迟不肯离开的。帮她进门去找一圈不行吗？能见到当然最好，就算见不到，明白那人已经不在，她也就学会了无牵挂地离开才对……”

“天真也要有个限度，火翼！你听不见这种在人间没有实体的东西发出的声音，但是我听得到……”

“啊？是在说什么，冰鳍？知道她的心愿就容易帮忙了！”

“心愿？什么心愿！她根本就是在咬牙切齿地咒骂——你们两个为什么要看我！我恨不能将你们据为己有，然后撕成碎片！”

“为……为什么要这样骂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得罪她了，我明明是想帮忙的……”

“还不明白吗，火翼——她原本浑浑噩噩毫不自知，所以无所谓痛苦。可是你的注视却让她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错误的存在。没办法前往彼岸又不可能回到人间，除了继续站在这里什么也做不到，接下来的，将是没有尽头的煎熬。”

“怎么会这样啊，冰鳍？我只是……”

“你只是出于好心对不对？你的好心对她来说却那么残忍——不要忘记，这个新娘子是死灵，而我们是‘燃犀’。”

就因为……是“燃犀”吗？

“燃犀”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游移在人与异界的边缘，眺望着不可见的影像，倾听着不可闻的声音，交流着不存在的信息。他们可以吸引、召唤甚至控制来自彼岸的力量，那是因为“燃犀”的灵魂所发出的微明，就像东晋温峤在牛渚矶头点燃的通天犀角之光一样，在遥不可及之处隐隐照亮彼岸世界，令人类以外的存在无所遁形。

然而沐浴在这通透的微光之下，那些魑魅魍魉、妖魔鬼怪终于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最初的不知所措之后，它们或者会选择攫取这点星火，或者会选择湮灭这丝光辉。

而我和小我一个月的堂弟冰鳍，恰恰就是最微不足道的弱小“燃犀”。



燃犀奇谈

目录

貳

雪之下

001

序章 七桅灯

如果不留意的话，三百六十五天很平凡轻易的就过去了。然而一年之中，总有那么几天是不一样的——在这样的日子里，界限会被打破，禁忌会被解除，彼岸的奇迹将如不可触摸的海潮，温柔无声地泛滥到现世中来……

021

第一章 夜光杯

做了青色的梦。

梦中的我和冰鳍大约只有三四岁的光景，几个孩子围作一圈，似乎正玩着什么游戏，可是分辨不出是谁，也没有人嬉笑交谈。四下里寂寥无声，唯有苍翠的暗影始终在周遭晃动着。

047

第二章 春眠之庭

认识雪之下之后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有些心情，是没法和冰鳍一起分享的。

075

第三章 石榴馆

从来不敢吃石榴，因为总觉得那是可怕的东西。

回想起来，这种恐惧应该源自孩提时代某个炎热午后的印象吧——被蝉声充斥的寂寥庭院里，满地斑驳的树影，阳光炫目到昏黑的程度。



097

第四章 青指甲

有关“青指甲”的记忆，来自于并不甚遥远的往昔时光。

直至今日，香川城旧民居一入冬都会在堂屋前架起隔罩，直到料峭春寒退尽时才会撤去。

115

第五章 曼珠沙华的黄昏

残暑渐渐消退的农历七月，那正是夏天恋恋不舍的合上眼睛的时候，仿佛一夜之间，从残留着盛夏炎热与潮湿的落叶里，无数纤细光洁的柔茎优雅的斜挑起凝固的火焰之冠冕——那就是曼珠沙华开放的样子。

143

第六章 虚舟

真不敢相信，冰鳍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在天井中央拦住我，冰鳍从怀中缓缓掏出一枝接近枯萎的玉帘花，这种和曼珠沙华同时开放的洁白花朵有着碧青软玉似的柔茎，因此乍一看我并没有发现花枝上还卷着一张淡绿色的薄纸。

171

第七章 春之獠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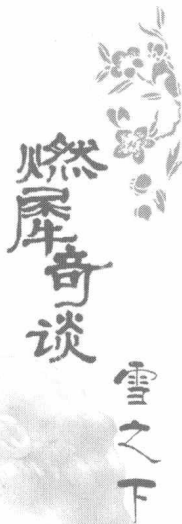
最大一场雪总是在立春以后降下来的。雪花以一种和春天相称的明快节奏不停的飘落着，但云层却像冻住的铅水一样辉映着阴郁的天光，这样的苍穹依然保留着隆冬的沉重感。

214

《燃犀奇谈》篇外解 人物

222

《燃犀奇谈》名物闲谈



貳

如果不留意的话，

三百六十五天很平凡轻易的就过去了。

然而一年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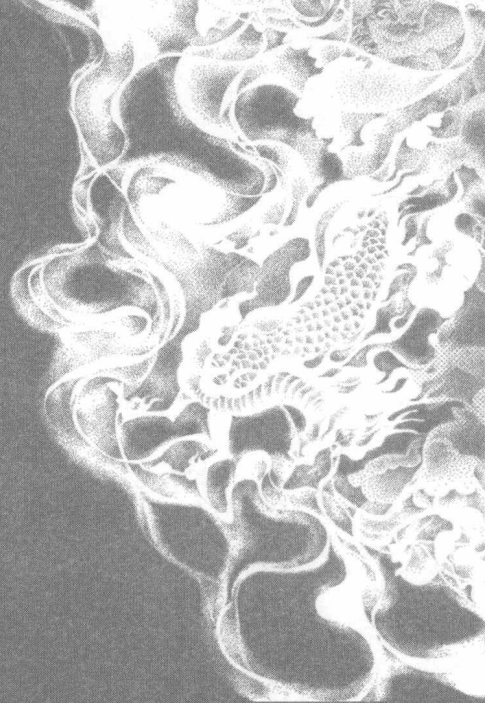
总有那么几天是不一样的在这样的日子里，

界限会被打破，禁忌会被解除，

彼岸的奇迹将如不可触摸的海潮，

温柔无声地泛滥到现世中来……

正月十五上元之夜，便是其中之一。



七
挽
燈

燃犀奇谈



如果不留意的话，三百六十五天很平凡轻易的就过去了。然而一年之中，总有那么几天是不一样的——在这样的日子里，界限会被打破，禁忌会被解除，彼岸的奇迹将如不可触摸的海潮，温柔无声地泛滥到现世中来……

正月十五上元之夜，便是其中之一。

对于家乡——古城香川流传至今的元宵夜“过三桥、走百病”风俗，我倒一直没怎么留意，可自从去年元宵在雪神村体验了那里奇妙的走桥仪式之后，却突然对此热衷起来，说什么也想在家门口重温一遍。但是天黑之后一个人出门实在有些让人胆战心惊，这倒不是因为我格外窝囊怯懦出于某种大意不得的原因，还是拉着小我一个月的堂弟冰鳍同行比较保险。

冰鳍是没什么意见啦，可走桥是女眷们的活动，男孩子不能参加，所以他答应陪我从事先选好的问道河四鲤桥出发，然后抄近道到目的地双狮桥等我，走完桥大家便一起去逛元宵灯会，说不定还能登高眺望到传说中的“七桅灯”呢。要知道在香川城有这样的传说——谁若能把“七桅灯”尽收眼底，便可以得到神明的庇佑，耳聪目明，一帆风顺。

可是没想到冰鳍说翻脸就翻脸，前头还晴空万里，一转头就给我颜色瞧……

不过也不能全怪他啦——初十那天，我偶然从箱子底下翻出一件蓝染的丛云团狮子小袄，看起来是我童年时候的衣服。过了这么多年，簇簇鲜的花样已经褪色，染料也稍稍有点晕开，乍一看就像淡淡的水色云纹似的，怎么看都比崭新时候要别致多了，最重要的是恰好还和我的祥云牡丹纹年装相配。

于是我央告妈妈，剪剪拆拆把这件小袄改做成了手袋，拿来一看果然讨喜得没话说，不过若能找到与系绳相配的坠子那就锦上添花了。这点小事可





难不倒锲而不舍的我，在家中三进两厢的地界里翻箱倒柜了一整天，我终于在书房东角的柜顶上，找到了一条两端系有银铃的旧五色丝绦。

这丝绦拦腰缚住一个鸦青纸立封，看起来像端午节扎在孩童手腕上的百索子似的，只是染色早已褪了。不过丝绳两头坠的银铃实在精致可爱：樱桃般圆润的铃身上沁透纯熟的手泽，那份幽暗模糊了精巧的禄字璽花。铃声稚嫩细碎，蓦地听来，还以为是躲在时光纱幕另一侧的孩童发出的羞涩笑声——怎么能叫我不喜欢呢，这对铃铛简直就是为团狮子手袋定做的嘛！

我顺手抽出丝绦，不料立封也随即散开。霎时间，微小的金茶色霞影划过方寸间的漆黑天幕——那是干枯的曼珠沙华从鸦青纸包裹中散逸出来，近乎冶艳的纤巧花瓣被岁月吸干了香色的汁液，纷纷扬扬地坠落在地，化成烟尘粉屑宛转飘逝了。

反正要将这立封恢复原样是不可能的了，一门心思惦记着手袋的我也没多想就拆下银铃，再用百索子胡乱扎起空纸封放回原处。

好不容易等到今天上元节，我迫不及待地亮出这精心准备的新手袋，冰鳍一开始也夸说漂亮。可是热心地盯着看了一阵之后，他突然间变了脸色，一把扯起系绳上的银铃坠子，疾言厉色地冲着我嚷起来：“这是从哪里来的，火翼？这个禄字纹银铃你从哪儿弄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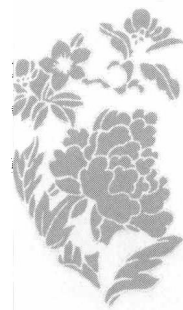
“这铃铛……”没等我说完，冰鳍就劈头打断：“是不是书房！你是在书房东边柜顶上找到的对不对？”

“是……是又怎么样？”我一时又纳闷又恼火，他说的是没错啦，可不就是一对铃铛吗，值得这样声色俱厉吗？

冰鳍却依旧步步紧逼：“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是长命锁上的坠铃啊！”

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和冰鳍小时候的确都有随身的长命锁，那是催生礼中最重要的一件，在我们出生前就和衣服鞋帽、镔头顶圈一起准备好了的。锁片上除了璽有“长命百岁”、“福寿双全”等种种吉利话之外，链头处还缀有银铃装饰，记得冰鳍的铃铛上是福字纹，我的则是寿字纹，那这个“禄字纹银铃”又是谁的呢……

还没等我弄清是怎么回事，冰鳍就冷不丁地扬手来抢夺：“快把它还给我！”





“你其实是眼红吧！”我连忙把手袋藏到背后，得意洋洋地炫耀道，“就算给你，一个男孩子拎了也不好看呐！”

冰鳍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他再也不说一句话，只是狠狠地白了我一眼，转身径自回房砰地关上大门，任我怎么敲门，怎么说尽好话也不打开。真是“六别兽”脾气，男人家还这么小心眼！

这下我也来火了，没了他同行，我一个人还不能走桥了吗？不管怎么说，我今天一定要走百病，逛灯市，风风光光地眺望到七桅灯，然后回来好好怄冰鳍才解气！

于是天刚擦黑，我便提着荷花莲藕琉璃灯匆匆跑出门去。

问道河离我家最近，转过几个拐角就到了。在水网密布的香川城中，这条水道因为地处小巷深处，因此不像其他河川那么热闹，但沿堤栽种的柳树上也都已张起绳幔，悬挂好串串彩灯，朦胧的灯映照出熙熙攘攘、提灯而行的游人，相比而言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实在是有点冷清。

摇摇头驱散雾霭般涌起的孤单感，我沿着河岸疾走几步。远方街衢的灯光映透了天幕，夜空呈现出一种瑰奇却又诡异的烟紫色，映衬得隆冬枯木远望如凝固的团团浓烟。就在前方，走三桥的第一站四鲤桥如同从黯黑衣袖中伸出的温柔手臂，稳稳当当地搂住高峻石堤下狭窄的河面。我抬起灯盏照亮石阶，刚刚踏步上去，却见桥那头和缓扬起的鲤鱼尾阴影下，蜷缩着一团还在瑟瑟发抖的黑影……

冷不防看见有人蹲在前面，我一时倒吓了一跳，不过微寒的夜风传来对方的喃喃细语，依稀听出是女性低婉的声音，却不知道她絮絮叨叨在说什么，或者根本就是喝多了在讲胡话也说不定……

一个女人醉到这种程度还真不成样子，而且天寒地冻的，她这样坐在冰凉的石板地上，铁定会冻出毛病来的。我连忙走过去，俯身轻轻推了推那女子的肩膀：“喂……你没事吧？可不能坐在地上，我扶你起来到前边的椅子上歇会儿吧？”

对方看来是醉糊涂了，只是随着我的指尖前后晃了两晃，随即还是倚着桥栏一动也不动。看着那女人稍稍蓬乱的发髻泛出的乌蓝光泽，我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将荷花灯放到一边，腾出两手去搀她起来，可是挂在腕子上的团狮





子手袋却一不小心滑下，啪地打在对方的鬓角上。

这意外的撞击多少唤回了醉酒女人的神志，她颤巍巍地摇了摇脑袋，也不看我，只是冲着手袋缓缓转过头，像是在审视着什么似的一点点地凑了过去。突然间她一把扯住系绳大喊着：“这是我的东西！”

不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早已反射性的一把抢回手袋，只听银铃发出一连串的叮当声，醉酒的女人一个猝不及防，竟被我拽倒在地。

我顿时暗叫不好——她喝多了胡说胡闹，我较什么真，万一弄伤人家怎么办！

这样想着，我慌忙俯身想拉那女子起来，嘴里还一迭声陪着礼：“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这是我宝宝的衣服改做的……”醉酒的女人兀自埋头朝着地面，凌乱的发髻轻颤着，她的声音沉闷而嘶哑，“我不会认错的，这肯定是我宝宝的衣服！”

没错，我的手袋的确是小孩子衣服改的，可那也是用我自己童年时代的衣服改的！深知不能和醉鬼计较，我连忙解释道：“你弄错了，这种蓝染团狮子的料子很常见的嘛，也许你宝宝的那件和我的手袋有点像也说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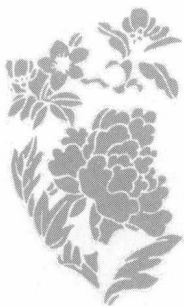
“怎么可能弄错，我做了标记的！”然而对方却完全不听我分辩，好好的说话间，她突然以不可思议的敏捷动作一跃而起，劈手揪住我前襟：“休想骗我！我的宝宝呢？这是我宝宝的东西，你把我的宝宝弄到哪里去了？”

“你干吗？快放开我啦！”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令我顿时手忙脚乱，拼命地挣扎着想脱离对方的钳制，“你真的弄错了，这是我自己的小衣服改的！”

“你的衣服？”这一瞬间，醉酒的女人抬起头，河畔珠帘似的彩灯将斑斓的光芒从她背后照射过来，映得那面孔在此刻看来竟有些可怖——她苍白的面容遮掩在纷披的乱发里，只能隐约望见燃烧着幽蓝火焰一样的灼灼双眸。

“是你的衣服吗……”重复着这样的话，那女子突然松开手，抬起修长细瘦的五指缓缓朝我面前伸来。像被某种不知名的力量攫住，我一时间无法动弹，只能茫然地眺望着不断逼近的掌心里那些纠结的纹路。

腮边的一阵冰冷令我反射性地瑟缩起来，却是那女子小心翼翼地触碰着我的面颊，仿佛在确定着什么似的。她困惑的语声颤抖着飘到耳边：“是你





的……是你吗？不，不对……怎么可能是你……”

不知从何而来的莫名恐惧让我陡然一个激灵，猛地推开那女子，连自己也因为这剧烈的动作而踉跄后退，脊背一下子撞到了桥对侧的栏杆。动荡的视野里呈现出对方摇曳的身影，她的手依然执拗地前伸着，然而从那深色的衣衫下摆开始，细小散碎的涟漪以某种急促的节奏荡动起来，回转出重重波纹缓慢向上攀升，竟渐渐形成一股小小的旋风，像神经质的手指漫然捡撮起枯叶和尘土，胡乱地向四周抛掷……

只是眨眼之间，这乍起于青萍之末的螺旋气流便已涨满那醉酒女子厚重的衣衫——扬起的衣袂就像巨鸟伸开双翼，吹散的发髻如同旗帜迎风招展，仿佛她全身都化成了这诡异的漩涡，原本无形无色的空气化作了沉重粘腻的靛青色肌体，一片昏暗间，唯有那时隐时现的面孔和执拗前伸的双手依然保持着病态的苍白。

时间凝滞了。我和化成深青风暴的女子彼此对峙着，只隔了一座狭窄的桥面……

扭曲的风柱就在数步之外，虽然仅仅是民居屋檐的高度、两人合抱大小，但却在微明的夜色里显现出它近乎胶体的沉重粘腻。罡风挣扎般迟钝凝滞地旋转着，彻底搅乱了笼罩在问道河上甜蜜而清宁的空气，沿着河岸悬挂的彩灯狼狈飘摇，霎时湮灭在混浊扰攘的黑暗中……

耳中鼓荡着鞭挞似的呼啸声。激烈的气流像锡纸片一样又柔韧又致密，不断扑打在脸上捂住口鼻，几乎让我无法呼吸，且不说在这座水乡古城从没有龙卷风的记录，就算是有，也不能解释眼前这诡异凶险的景象——

怎么会变成这样，我只是在四鲤桥边，扶起了一个醉酒跌倒的女人啊……

瞠目结舌地注视着眼前的异变，恐惧、委屈和恼怒却不受控制地翻腾在心底——冰鳍这个大混蛋，都是他小心眼赌气丢下我一个，才害得人家落入这种险境的！

他明明知道我们时常会碰见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因为……谁让我们是“燃犀”嘛！由人间观望着彼岸世界，那是一无所有的漆黑，从彼岸回望人间想来同样如此，这两个世界几乎如同镜里镜外一样没有交集，然而有一种人却可以感觉到潜伏其中的异类，甚至能呼唤它们，控制它们；与此同时，这些人





也是异类遥望人间时唯一的微光。不知从何时开始，这群人为自己取了一个代称——“燃犀”。据说此雅号来自于这样一个传说：东晋温峤在牛渚点燃通天犀角，让潜伏在水底的妖怪纷纷现形。

不过我和冰鳍可以说是“燃犀”中最没用的两个，最多只能稍稍看见一些，听见一些而已——冰鳍的耳朵比较灵光，连幽灵的声音都能听见，而我虽听不见在这个世界没有实体的东西发出的声响，但却拥有比他更清晰的视野。但这已经是频频惹来麻烦的多余能力了，彼岸世界的家伙们不但爱凑热闹而且还有飞虫的习性，总喜欢聚集到有光亮的地方，害得我们格外提心吊胆：黑夜中、背阴处，一切可能有异类出没的时间地点，全都必须小心翼翼，彼此回护，否则可没有后悔药吃。

就比如现在这种情形：想什么办法都来不及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逃！

返身冲上河堤，我不顾一切地奔跑起来。即使不用回头也知道那份成醉酒女子的异类一直在穷追不舍，因为耳中清晰地听到不断逼近背后的风声。

彼岸的幻境淹没了现世——就好像故意与我逃亡脚步保持一致似的，沿岸悬挂的彩灯次第熄灭，方才游人如织的问道河两边不知何时变得阒无人迹，只有前方的路灯在黑暗中散发出微弱的青白色光芒。灯光下依稀浮现出朦胧的平桥姿影，敦敦实实地镇在高陡的河堤两岸，看起来浑厚而质朴。桥栏上喜鹊香榭图案组成的“喜报三元”透雕令我一下子分辨出来，那正是我原本准备走过的第二座桥——三元桥！

就在这时，明媚的珊瑚色光点突然绽放在荒芜的黑暗中，像一片小小的花瓣徐徐飘上石桥，下方黑沉沉的水面上顿时坠下一棵旖旎的绯星——那是有人提着灯笼款款而行。

谁在桥上，谁能一步跨越此岸和彼岸的界限，来到这被异类占据的时空夹缝？我不假思索地朝前跑去，随着距离的拉近，少年颀长纤细的背影清晰地映入眼帘……

是冰鳍，这样的身影除了冰鳍还能有谁！我紧走几步奔上三元桥，从背后一把扯住他的手腕，大喊道：“冰鳍你这坏蛋！”

对方应声回过头来，我顿时发现自己认错人了——这位少年虽然和冰鳍年





龄身高都有些仿佛，但根本就是另外一个人。

少年的面孔是陌生的，细白的皮肤在暗淡灯光下看起来异常柔和，因此连眼角眉梢都染上了说不出的温润味道，一派隆冬的景致里，似乎只有他周身笼罩着暮春的煦暖畅朗。这一刻，少年似乎有些惊讶，反射性的扬起手中的行灯察看是谁冒冒失失地抓住自己。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不得不感叹：好一盏牡丹灯笼！

“咦？”少年用好像是观察某种稀有动物的眼神，迅速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微妙交织着的诧异和迷惘随即渗入那明净的眼眸中，他低声嘟哝了一句，“奇怪……”

奇怪？是觉得我奇怪吗？已几乎成为本能的戒备使我反射性地后退一步——在彼岸世界的家伙们眼中，“燃犀”相较于别的人们，的确是比较“奇怪”的存在。

“你是不是……”微笑着似乎想询问我什么，少年的神情懒散而亲切，可不知为何我却在他挺直的鼻梁和微微扬起的嘴角看出了淡淡的薄情。可就在这时，暴戾的风声呼啸而至打断了他的话音。少年抬眼望向我身后，一瞬间变了脸色，“你怎么招惹上了这个‘家伙’！”

“别管那么多了，你快跑吧！”我反射性地一边推对方快走，一边回头去确定那从四鲤桥头就一直跟着我的怪物现在距离究竟有多远，少年却反手将我拉到身后：“别回头！”

这样说着，少年俯身将手中的牡丹灯笼放置在桥面中央，霎时间，嫣红的光流从灯盏中央宛转腾起，随即如折扇般铺展开来，阻绝了彼方的黑暗和猎猎的狂飙。

“跟我走，这个‘替身’瞒不了多久的！”少年一把拉起我，毫不犹豫的朝漆黑的巷陌中飞奔而去。平日走惯的小路霎时化作昏暗悠长隧道，朦胧的景物无动于衷地急速退去，还没等我分辨出身在何方，远处已浮现出玲珑的桥影，霄光之中，甚至连桥两端石雕狮子精致流畅的轮廓都依稀可辨。

原来走桥的目的地双狮桥就快到了！可是就在这一刹那，尖锐的呼啸再度贯穿我耳际，“那个家伙”追上来了！

“过三桥走百病，是不是过了双狮桥就可以甩掉这个不干净的东西？”我





脱口问道。

“想当然！”少年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身为‘燃犀’，你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呢——被她跟着，你走不过第三座桥的。”

这少年果然看出我是“燃犀”，可他又是怎么知道的？来不及细想，眼前的事态就好像在证实少年的预言一样，按照他的话发展下去——明明眼看就能到达，可不论怎么奔跑，我们和双狮桥之间的距离都完全没有缩短！

“我猜的果然没错……”和一筹莫展的我不同，少年丝毫不惊慌，他淡然地瞥了一眼我腕上的手袋：“就是这个把‘那家伙’引来的！”

奇怪……他居然知道团狮子手袋是这一切异变的发端？疑惑在我心中慢慢蠢动起来，少年却全然没有察觉，只是深吸一口气：“把这个当作替身丢下，应该可以再拖延一阵子，那我就有办法可想了！”

虽然有些将信将疑，可我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对策，只得点了点头。正要照他说的那样丢下手袋，系绳上的银铃突然发出悦耳的叮咛。冰鳍正是为了这对不知属于谁的绿纹铃铛跟我翻脸的，不问清楚就这样贸然丢掉它们，他也许会更生气吧。

我反手扯下铃铛，将手袋递了出去，少年连忙将它放置在道路中央。这一刻，丛云狮子的图案倏忽挣脱了布匹的束缚，焰火般骤然膨胀开来，我目瞪口呆地注视着那画笔描绘出来的猛兽活灵活现地张牙舞爪，倨傲地徜徉在团团岚雾间。

“别发呆！”不容我细看，少年便拖着我再度投入黑暗中。也不知跑了多远跑了多久，突然间，晕眩感伴随着强光降临了——一座琉璃般通透的三层楼阁式建筑蓦地展现在我眼前。

这座辉煌的建筑周围没有一盏灯火，但却好像是漂浮在无边黑暗之海中的孤岛一样，从内部焕发出澄澈的寂光。这不知从何而来的清辉照映出疏朗开阔的白石基座，敦厚朴度的八角粉墙。它们承托着重重浑圆的青檐，层檐之间一色的虚窗，致密严谨的十字窗格间蕴含着剔透的光华。这纯真而纤细的木结构与砖石墙基的浑厚形成强烈的对比，它轻盈得就像梦境一般，仿佛随时都会凌空飞去，不过楼顶辉煌的镏金葫芦宝珠饰物及时缓解了这一近乎危险的趋势，使得整个建筑恰切匀称却又富有变化的韵律，如同火的结晶般熠





熠生辉。

是魁星阁！香川城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居然就这样伫立在我眼前，少年拖着我究竟抄的是哪条近路啊，似乎走了很久，又似乎一转眼就跑到这里来……

“快跟我来！”看见我傻傻站立在阁下仰望。少年不由得有些着急，拉住我直奔上了魁星阁的台阶。

“这……这里是不开放的啊！”我连忙大声提醒。就在这时，一阵强风从背后骤然吹乱了我的短发。猛烈的呼号突然间近在咫尺，裂帛般的声响中隐隐掺杂入某种不可思议的凄厉长鸣，我惊讶地看见苍青色的气流漫卷，像潮水一样从背后汹涌侵蚀过来。随即，凛冽的寒气刀锋一般刮过皮肤……

“不要回头！一再被替身蒙骗，她已经气疯了。”少年再次阻止道，他拖着我疾步跑完台阶来到魁星阁檐下，毫不犹豫地朝那红漆大门撞去，封闭的门扇发出沉重的吱嘎声，竟应手开启。一瞬间，奔涌出门框的金色晴光像巨伞一样轰然张开，霎时迫退了苍青的狂澜。

“得罪了！”话音未落，少年手一抬，冷不防竟在我额前摘下一丝头发，随即他拔下自己的一根头发，将二者结成死结挂在椒图门环上，随即拉着我冲进阁内反手合上门扉，对开的大门顿时像生了根一样凝住了。我正要喘口气，却只听得轰隆一声骇人的巨响，像是什么重物狠狠一头撞在门扇上，这仅仅是个开始，那撞击锲而不舍的持续着，仿佛誓死也要冲垮这厚重的屏障。

“门环上的结阵也阻止不了那家伙，最多只能抵挡一会儿，快跟我来！”少年回头看了我一眼，随即转身朝旋转上升的楼梯跑去，金色的光晕笼罩在楼梯上，呈现出和外部所见相似的黄金琴弦般的玲珑结构，逆光中少年的身影看起来就好像要融化消失一般。我连忙追着他一口气跑上了最高层。

不等站定，少年便径直奔到正前方的窗边，一下子推开了隔扇，随即发出了为难的咋舌声。

我连忙走过去想看是什么令他烦恼，却只见魁星阁下方包围环绕着一团靛青的旋风。这气流如同游动的巨蛇，一边旋转着蓄势冲撞向大门，一边沿着墙基慢慢攀升。而就在被这妖风占据的数丈范围之外，遍布香川大街小巷的灯火绚烂而宁静的怒放着，满城虹光霞影、火树银花。这不可思议的幻境景

